

# 南越王

张兰亭 著  
孙明奎

华文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越王/张兰亭,孙明奎著.-北京:华文出版社,1997.5

ISBN 7-5075-0621-5

I. 南… II. ①张… ②孙… III. 传记小说: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 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4241 号

## 南越王

---

著 者:张兰亭 孙明奎

出版发行:华文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张惠军

封面设计:吴放梅

经 销:新华书店

社 址: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

电 话:63099271 63097990

邮 编:100800

印 刷: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字 数:500 千字

印 张:20

版 次: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001~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5075-0621-5/K·27

定 价:38.00 元

---

华文版图书,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  
华文版图书,印装错误,随时退换

# 目 录

引 子.....	1
----------	---

## 第一部 蛟龙乘势

占据卧龙地 .....	30
淫贼野匪一网收 .....	77
泣承兄长之命.....	128
秣马厉兵.....	164
铁军惊断淫王梦.....	197
智除神弩.....	223

## 第二部 南越称帝

汉封南越王.....	251
予牡毋予牝.....	276
天下奇冤.....	304
三遣使臣.....	356
南越称帝.....	401

## 第三部 取义归汉

讨伐佞臣·····	435
兵临城下·····	475
请罢兵致和·····	509
再遣陆贾使岭南·····	536
千古圣王名·····	570
尾    声·····	609
后    记·····	627

# 引子

这是一个难得的丽日蓝天。

早晨，浓浓的雾铺天盖地的笼罩着静静的番禺城。番禺城静极了，没有鸟鸣，没有风声，也没有兵欢马叫。大地、山河、林草、茅舍、人畜、鸟兽一切的一切，被漫漫的晨雾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岭南百越之地，笼罩在白莽莽的浓雾之中，似乎失去了活的生机。

有顷，状若银球的太阳，冲破晨雾，渐渐升腾起来，她毅然在雾的世界里登上了番禺城外的东山之巅。或许是迷雾抵御不了炽热的赤日光芒，或是潮湿的晨雾极其情愿地把偌大的岭南世界，让给了哺育万物生机的太阳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，以她的万道光芒，驱散了重重云雾，升腾起来了！长天之下的种种生灵，惬意、舒畅、奔放激情。

太阳从东山之巅，冉冉升腾高照，天空变得晴朗、明媚起来。一团团，一片片、一缕缕、洁白的云，像无瑕的白玉，在天空飘荡，人们恨不得把它们从蓝天之上抱下来，搂过来。假如能在这样的云海里徜徉，踱步，甚或美美的睡上一觉，那会是什么样的

感觉呢？但是，云依然自由自在地飘挂在蓝天长空，让人爱莫能抚。在丽日之下，天显得更加宽广；碧蓝，整个大地充满着一片生机。

此时的赵佗和任嚣，正像这万里蓝天白云一样，心情十分舒畅、欢快。两匹身高体长，一白一黑的秦川大马，轻松地迈动着蹄子，从番禺城出来。在数十名副将和护卫的侍奉下，从兵营到固岗山岭，赵佗和任嚣的坐骑，几乎一直哐哐叫个不停。赵佗和任嚣他两人并辔而行，又说又笑，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愉快过。

秦皇二十八（公元前 219）年秋冬，当时，年仅一十八岁的赵佗，以超越常人的武功和韬略。击败一个个对手，当了五十万大军的副帅。秦始皇诏令主帅屠睢和副帅赵佗，率领东西两路大军。进攻岭南。在具体行程中，东路二十万秦军取道江西，这支劲旅又分为两路；一路取道余干、乐平一带。当年，不可一世的淮南王刘安曾说：“雒越人欲为变，必先由余干界中积募粮草乃入，在此伐材造船，余干之地当闽越襟领，北距大江，西隔重湘，兵争出入，常为孔道”。此路秦军进占扼守余干，就自然而然控制了闽越人自东北出入江淮的通道；一路扼守占据南野。南野位处江西南康县之南，它在赣江上游，是闽越人逾岭进入岭南越地的要冲，自然也是雒越人出入岭南的通道之一。东路秦军北驻余干，南据南野，构成这种军事态势，无疑逼使闽越人处于背水而战的极其不利的形势之中。在副将赵佗的率领下，东路秦军审时度势，以闪电般的出击，很快占领了闽越地区。同年，以其地设立了闽中郡。在东路秦军顺利进攻的同时，西路秦军在屠睢的率领下，取道湖南。在实施具体进军中，将三十万人马分为三路：一路扼守从湖南进入广西北地的九嶷要塞；一路驻守从湖南进入广西的谭城岭，即广西桂北的越城岭；一路自九嶷逾岭而下湟溪，沿北江而顺流直下占领番禺。至此，整个进攻岭南之地的秦军，形成了

从东西和北面夹击岭南越军的形势。

但是，岭南的雒越人，不肯为秦虏。当秦军大举进攻之时，他们便隐于丛林之中。一个在明处，一个在暗处，伺机向秦军发动攻势。使秦军不能像在征服六国战争中，刀对刀，枪对枪，阵对阵地与之厮杀。秦军腹背受敌，进入了尴尬被动的挨打之中。统军主帅屠睢被雒越人射杀，数十万秦军成为岭南山林、江河、原野间的孤魂野鬼，秦军损失惨重。

到秦皇三十（公元前 217）年，秦军被迫停止进攻雒越人。赵佗代行亡将屠睢之职，向秦皇上书，请求休兵养息，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。从此，数十万秦军奉命进入了“三年不解甲弛弩”与越人相峙的阶段。但是，岭南百越必须归入秦始皇的疆域之内，这是秦皇消灭六国之后的心愿。秦始皇十三岁登位，到二十一岁时亲政，他利用十年时间消灭了韩、魏、赵、燕、齐、楚六国，要一统天下，岂能放弃岭南百越之地？为彻底扭转秦军孤立无援，补养供应粮草和输送兵力的困难，秦皇下令监御史史禄“以卒凿渠，以通粮道。”史禄率领秦军和当地民工在广西兴安县开凿了沟通南北水运的灵渠。

灵渠修成后，秦皇重新部署了统一岭南的战争。秦皇三十三（公元前 214）年元月，诏令大将任嚣为帅，赵佗为副帅，将楼船之士再次南攻百越。从此，三年相峙防御阶段结束，得到人力和物力补充的秦军，势如破竹，击溃了雒越人的反抗，杀死顽固不化的君长译吁宋。自诩勇冠三军的雒越军统帅桀骏，做了赵佗的剑下之鬼，占领了大部岭南地区。随后，又挥军而下，攻占岭南越人其他居地。经过六年艰苦作战，以死伤几十万秦军的代价，到秦皇三十三（公元前 214）年八月，秦皇统一岭南的事业，宣告完成了。

此时的赵佗，是在率兵回到番禺，与统帅任嚣巡视秦军营地后在蓝天白云之下乘马而行的。

任器用欣慰的目光，看了看赵佗，说道：“佗老弟，岭南之役，你打得很漂亮，我已向皇帝陛下上荐书，要重重的赏赐你。”

赵佗笑了笑说道：“任大哥，不必！我赵佗能有任大哥知遇之恩，乃我赵家列祖列宗之幸，这些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人生一世，金银，财帛，皆身外之物。如我先师柳老前辈所言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能有此搏，乃是大福！”

任器笑了。心想，赵佗老弟不是追逐名利之辈，这点，他比谁都清楚。想当年，家住东垣的赵佗家蒙难。赵佗的父亲赵常明作为东垣主掌教化的三老，身陷囹圄之中；赵佗的妹妹赵凤，因其姿色倾城，被东垣的县令刘梦来和其爪牙牛宏陷害；更可恨的是，他的好友大木惨遭凌迟之刑。在万般悲痛和愤恨之下，赵佗远走他乡，躲避灾难，到五台山三松堂拜隐居山林的原赵国搏击大将柳直为师，习学搏击之术，吃尽世人难吃之苦，受尽常人难忍之难。其间，又有秦国看破红尘的老臣宋士琳，在五台山三松堂传授赵佗治国安邦的君王大略。学艺数载，文韬武略既具，柳先师与宋先师方才让他走出三松堂。赵佗虽有文韬武略在身，奈何东垣搭救他父亲赵常明无望，而且此时他的妹妹已从东垣县转至巨鹿郡，生死不明，家中虽有哥哥赵翦、赵通、赵善，但都是老实农民，只知侍弄庄稼，蚕桑，哪通官家之路。为搭救妹妹赵凤，他来到巨鹿郡，无意之中打擂获胜，被奉秦皇之命巡视巨鹿郡的九卿之一郎中令任器看中。赵佗与任器相识，不但使赵佗本人的生活道路发生重大转折，而且使赵佗家庭也从此有了转机，日益昌盛起来。一者妹妹赵凤获救，走出郡衙的冷室之门；二者惩治县令刘梦来，使东垣人心大快；三者父亲赵常明走出囹圄之地，复任三老之职，行东垣教民之事；四者赵佗与任器结为莫逆之交，拜为兄弟；五者赵佗随任器离开生育他，养育他十几年的东垣，跋涉数千里来到京都咸阳城。更为赵佗不忘任器知遇之恩的是，受任器推荐，赵佗担任了秦皇出巡的侍卫官，并由此迁至副将之职；

娶右丞相独生女儿玉惠为妻；秦皇还赐予了赵佗府第。他不但成家而且还立了业，成为大秦朝不可多得的上将之一。当秦皇要攻打岭南之时，比武场上，赵佗艺压群雄，靠自己的文韬武略，获得了进军岭南五十万秦军的副帅之职，与老将军屠睢并肩进击岭南。如今，岭南已为秦军攻破，秦朝江山一统。回顾走过的路，赵佗首先应该感激和报答的是统帅任嚣大哥。真可谓：生佗者父母，扶赵佗走上辉煌征程者乃任嚣也。

是机遇加本身的文韬武略，才使得赵佗有了今天的成就。也正是任嚣慧眼识真杰，使赵佗冲破人生尴尬困惑的境遇，接受了阳光雨露，茁壮成长，成为秦朝江山社稷内的栋梁之材。如果没有巨鹿郡打擂与郎中令任嚣相遇之天赐机遇，或许赵佗至今仍是磨盘石下的嫩草，无论如何是冲不出磨盘石压抑的，永远走不出窒人生存的困惑，磨难之地。即使苍天有眼，使他走出人生困境，最多只能做个为人看家护院或挎着长刀满城跑的捕快差事儿，别的他还能得到什么呢？只有任嚣这样的贤达之士，唯才是举，把他推荐到秦皇身边，使他具备了发挥个人才能的天地。在长达六年之久的岭南之役中，使赵佗文韬武略得到进一步表现。

“任大哥，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事呢？百越已平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咸阳了吧？”赵佗提起马缰，望着蓝天白云，仿佛压在他肩上的千斤巨石已经卸下，整个身心轻松了许多。此时此刻，他和任嚣以及几十万秦军，等待的是秦皇下达诏令，大军将从岭南返回咸阳，这是他六年来风餐露宿南越之地的唯一愿望。

“佗老弟，这事儿很难说呀！俗话说，‘天命有常，人事无常’。以我看，南越虽平，这只是秦皇陛下一统江山的第一步。就像你当年攻取闽中之地一样，平了闽中，你老弟一个建议，秦皇陛下不是就在闽中设立了闽中郡吗？”任嚣说到这儿，有意提了提马缰，看着赵佗接着说道：“百越之地东西千万里之遥，物产丰富，只是百越的百姓愚昧落后，尚有待开发教化，一旦派人治理，与

大秦朝有百利而无一害呀！更何况，百越攻克之后，我曾向秦皇陛下上书，百越既为国之疆土，何不在此设郡建县，教化百越黎民，使之与汉通，这可是千秋万代的大事呀！一句话，咱们是军人，秦皇陛下的诏令就是天条，作为一军之将，唯令是听，唯命是从，决无二话。”

任嚣的话说到这里，赵佗似乎已经明白了其中之理。这数十万大军是凯旋咸阳，还是就地驻守，只有秦皇陛下知道。因为秦皇陛下是主宰九洲之主。“任大哥，人贵相知，秦皇陛下如果下诏令让大哥留在百越，那么，我赵佗二话不说，还留在大哥身边，大哥以为如何？”赵佗用认真的目光看了看任嚣说道。

任嚣笑了笑说：“佗老弟，那当然再好不过了！你我自从巨鹿一见，便结为弟兄，从此情同手足，实在是难得呀！”

赵佗赞同地点了点头。他抬起头，望着远方的青山白云，心中叹道：想当年，我在巨鹿郡欲搭救妹妹赵凤，走投无路时，决意与不可一世的铁三比武。因为他太狂妄了，如果当初我不上台打擂，与铁三搏击，现在怎么会成为数十万秦军的副帅呢？又怎么可能与堂堂右丞相的千金小姐玉惠姑娘成为百年之好？更不可能远离生我养育我的东垣故乡，离开滹沱河畔，做岭南之客？看来，任大哥说得很对，天命有常，而人事无常，谁又能想到明天我和任大哥会到哪儿呢？现在单于作乱，北方不宁，秦皇陛下会不会下诏令让我与任大哥挥军北上，与单于一战呢？

跟在任嚣与赵佗身后的张涛等听到他们的话，一致说道：“禀告大将军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后你们到哪儿，我等跟到哪儿！甘苦与共，生死相依，只要能做你们的部下，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人有旦夕祸福，天有不测之事，只是秦皇陛下诏令不可违。一旦我与众将军天各一方，即使朝朝暮暮不在一起，我们也仍然是情同手足的亲兄弟，不能忘却这段万金难买的情谊，大家认为若何？”任嚣回头向张涛、王虎、周克等将军们说道。

“统帅放心，吾等终生难忘！”张涛等齐声说道。

“不过，作为一军统帅，作为你们的大哥，我任器还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，现在，我们身居百越之地，一时难以解决，这是我心中的一大憾事，每每思之，我任器于心不安呀！”任器是个极重感情的统帅，在征服百越中，他手下的上百名战将们置生死于不顾，屡建奇功，斩首簿上字字是血，字字千斤重啊！

“任大哥，是什么事使你心中不安啊？”赵佗问道。

“是啊，统帅大哥，我们倒不觉得你有什么对不住我们的地方，请统帅明讲。”张涛等不解地问道。

“除了副帅赵佗老弟，张涛、王虎、周克、赵子山还有蒋平、方亮，你们说，我只顾了让你们打仗，你们至今孑身一人，尚未娶妻成家，这难道让我任器心中能安吗？这是我作为统军主帅欠你们的情啊！”任器认真而又严肃地说。

张涛等听后纷纷大笑起来。

“禀告统帅，我们只顾了冲冲杀杀，早把成家立业，儿女情长忘到身后了！统帅若不提，我们哪里会想到这些呢？”张涛笑着说道。

“这哪是统帅的责任啊！列位将军十分明白，百越之地，人烟稀少，又无像样的女子。况且，连话都听不懂，风俗习惯又不一样，怎么能够与这些蛮夷人通婚成家呢？看来，我们只有回到咸阳，在这里想也不顶用！这，不怪统帅，只怪这里不是咸阳城！”赵子山仍旧用比别人高出许多的大嗓门说道。

这时，一匹快马奔驰而来，那骑士从马上跳下来，快步趋向任器。施礼道：“启禀统帅，从咸阳来了四匹快马，他们奉秦皇陛下诏令，请统帅回番禺城听令。”

任器勒住马缰，向众将官说道：“走，咱们回番禺。”

任器与赵佗等回到番禺，在帅帐按各自位置刚刚就位，那从咸阳来的四个差官便走进帅帐。从他们的样子看，人们断定，此

诏令非同寻常。任嚣与赵佗退离帅位，侍于两侧。

“统帅任嚣接诏！”一差官立于帅帐主位大声宣道。

“任嚣接诏！”任嚣与赵佗等俱跪伏于帅帐两侧，任嚣答道。

差官用威仪的目光扫视帅帐左右，宣道：大秦国皇帝诏令：

朕自二十八年传诏令大将屠睢、赵佗率五十万大军征讨百越之地，历经百战，时三年之期，占据百越之要冲番禺，此乃朕之大福也！屠睢元帅遭越人诛杀，壮死沙场，朕为之甚感不安也！按朕之新颁律令，屠睢元帅之遗属已赏赐丰厚俸禄，仅此慰安屠睢将军之亡灵！后监御史史禄奉诏率士卒凿开灵渠，使其通粮道，朕之军入岭南乘舟即入，免肩扛背驮之辛劳！任嚣统帅入百越以来，与副帅赵佗同心作战，率朕之铁军，势若破竹。仅此半年，便胜取百越之地，诛杀君长译吁宋，戮大将桀骏等逆贼，百越从此归朕之江山一统，犹显朕之威武也！朕为秦之始皇，谨表谢意！为大彰统帅任嚣、副帅赵佗之功于千秋，朕已传诏，令御史大书汝等之倚天之功，此碑石已在咸阳正德殿之侧落成，供朕与朝中文武百官入朝前瞻仰。

百越已定，朕十分愉悦。朕之疆土，东与南至海，西至漠边，北至单于，数万里之阔。为开创镇守百越之地，朕诏令天下，百越今分三郡：南海、象、桂林郡。三郡皆有南海郡典之，军政听凭南海郡总管。南海郡设尉不设守，军令为一，军令为首，由尉主之。任嚣忠心于朕，胸藏王侯之略，堪任南海郡尉事；孟璐乃朕之近臣，为朕屡建奇功，虽在平定百越六年之中，未入百越之地，其人颇通韬略，朕令之为南海郡长史，专事军兵，守卫之镇守事，诸事须经南海尉任嚣允准，方可行事；刘逸乃朕百官中老臣，忠心侍朕，向无大错。朕令其为桂林郡尉；王臣士为长史，佐之；朕令方弼为象郡尉，刘其山为长史，佐之。依据龙川险重，朕令副帅赵佗为南海郡之龙川县县令；其副将张涛为县丞；王平为

县尉；余下人干由郡尉任器任命；朕令王文瑞为番禺县县令；宋奇为县丞；周武为县尉；朕令周克长为博罗县县令；朱义为县丞；刘山为县尉；朕令张泰为揭阳县县令；萧子义为县丞；岳山为县尉；朕令孔承嗣为四会县县令；董明仁为县丞；向天恭为县尉；朕令临毅为临尘县县令；左继嗣为县丞；平孟长为县尉；朕令周宽为象林县县令；齐玉宝为县丞；马代为县尉；朕令申士琳为布山县县令；陈国海为县丞；姜大洲为县尉……

以上仅为朕第一次诏令南海、桂林、象三郡中之属县任命之职，朕岭南百越之地今托命于南海尉任器矣！因百越之地距咸阳之遥，诸事任器尉可自主其权，可先斩后奏，朕决不责怪。以上诏令官职人干，俱要忠心于朕，朕之新土百越之地，全赖诸官之力，精诚一心，甘苦如一，耕种疆土，教化黎民，忠心侍朕，朕将加恩于诸官。

谨此诏令，令到即效，不可违忤。

大秦朝皇帝诏令于三十三年

送走了四个差官，任器满脸愁色，坐于帅位上，低着头，两手拍打着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还能说什么呢？诏令已出，谁敢忤逆？

赵佗一手攥紧了剑柄，强笑了一下，向任器施礼道：“任大哥，赵佗告退！”

任器头也没抬，挥了挥手，说道：“佗老弟你暂且退下，让我清静一阵再说！”

王虎向来心直口快、双脚跺地，两眼圆睁怒道：“这他妈的是什么诏令！副帅居越六载，在战场上建立多少功劳，身为五十万军的副帅，好不容易平定了百越，有功者得不到赏识，什么他妈的孟璐！他凭什么当长史，我王虎誓死不服！”

号称马上飞的大将赵子山，唰地抽出长剑，说道：“长史之职

非副帅不可！孟璐那龟儿子要居长史之职，要先尝尝我手中的双剑！如果连我赵子山这双剑前过不去，他就别想当南海长史！”

“老子今为副帅鸣不平！副帅不居长史之位，我甘愿弃甲归故里，我才他妈的不坐那县丞之职！”董明仁怒火攻心，这明明小视副帅。一个统军五十万的副帅，冲杀百越六年，功成之后，竟委任个小小的县令，岂不是天大的不公？上天莫非有眼无珠乎！他失去理性，冲到帅案前、拍着帅案大声接着说道。

“统帅，我张涛实在难忍！二十八年初征南越时，秦皇陛下诏令百官挑选统军副帅，我们赵大哥，力克群雄，靠一身本事，担任了五十万征讨百越的副帅之职，那时，他孟璐上哪儿去啦！是不是吓得钻到他娘的裤裆里躲起来了！呃，现在百越之地已平，吾等拚死冲杀，把脑袋拴在腰袋上！大家想想，这容易吗？他孟璐凭哪一点能坐长史之位？是不是靠溜须拍马，阿谀奉承，吾张涛愿与各将官一同上书，换孟璐长史之职，有副帅取之。否则，他孟璐来到百越，决没有他的好果子吃！”

周克在帅帐内徘徊半天，皱着眉头，看了看左右为难的统帅任器，一字一个钉儿似地说道：“孟璐，这个人，我周克从来没有见过，不知道他到底长了一副什么样的尊容，也不知道他凭什么受到了天子的宠爱，大家谁也别上火，我看这样，他不是坐了长史之位吗，以副帅为首，仅南海郡内几个县令为序，他如果能胜过我们这几个县令手中的兵器，我们心甘情愿听他长史的调遣。否则，别怪我们对他不尊！我看，这比向天子上书要来得快！而且，他孟璐也不丢面子，输了，乖乖的啥也别说，打起铺盖卷儿，该他妈的上哪儿，就回哪猫着去，别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，令长命短的，大家以为若何？”

“周将军，杀鸡焉能用牛刀耳！副帅勇冠三军，想当年取桀骏之首，易如反掌！再说，副帅此时此刻心里一定窝火，大家不要惊动他，只我们几个弟兄这一关，怕是他孟璐也过不去！”一大将

心平气和地说。

“大家啥也别说了，诏令已下，说不定今明两天孟璐他们就到番禺了，容我考虑考虑，千万不可胡来，我们切不可小节而失大功！请各位暂且回去。天要塌下来，首先由我任器为你们顶着，大家退下吧！”任器抬起头，离开帅位，走到张涛等众将官面前说道。

张涛点了点头，心中想，我先去看看副帅，他此时此刻，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？

其他将官骂骂咧咧地纷纷退出任器的帅帐。

赵佗离开帅帐，黑仓着脸走进属于他副帅的帐房内。

侍从见他进帐，脸上颇为高兴，便悄悄为赵佗侍水。“副帅大人，你和主帅大人们骑马出去半天，到哪去来？”侍从一边侍水，一边斜睨着赵佗的脸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，仗打完了，随便查看一下营帐。”赵佗放下长剑，坐在木几上，淡淡地说道。

“副帅大人，以小的看，蛮夷这地方不好，天太热，又常下雨，潮湿起来，令人……”侍从仍像往常一样接着说。

“唉呀，我一回来你就唠唠叨叨，你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？”赵佗从木几上站起来，推开水杯说道。

“是！大人，小的这就退下。”侍从见赵佗不知从哪来的无名之火，急忙退出帐房。

见侍从出去，赵佗徘徊着扪心自问道，赵佗呀赵佗，你这是怎么啦？想当年在五台三松堂学艺时，柳先师是如何教诲的？柳先师乃赵国搏击大将，秦国当时闻之丧胆。一条离间计，柳先师仗剑冲出邯郸，流落五台三松之地，抛却的就是名利二字。宋先师为秦国出谋划策，灭六国，强秦国，功高日月。是宋先师洞明世事，激流勇退，退隐五台之地，距咸阳千里之遥。虽秦皇下诏召他，终不再为秦朝谋事。他老人家自愿扔掉的也是名利二字。更

何况，我赵佗，家中多难事，若不是受柳先师、宋先师教诲和授艺，我岂能走出三松之地！任大哥在巨鹿仗义提携，使我得出灾难之中，自跟随任大哥到咸阳后，秦皇赐予府第，右丞相以千金独生女儿玉惠与我缔婚。如今，玉惠已为我生下公子赵始。人应该有欲望，欲望世间美事，欲望出人头地，欲望钱财和名利，现在的我赵佗，比之数年以前，岂不是天地之变？……

罢了罢了，柳先师，宋先师真言教我，我岂能忘怀，而追逐名利？任大哥于危难之中救我，使我的爹爹、妹妹幸免于囹圄之中，这些恩情比天高，比地厚，我永世报答不尽，岂能因此再给任大哥增加烦躁。古人云，“胸怀豁达者，必能容大事”。当龙川县令也不是一件易事，要上对得起苍天，下对得起黎民，怕也是一件难事。这几年，马上马下，我只习得柳先师所传之艺，做龙川县令，乃天赐良机，我可以按宋先师教诲，实践其治国安邦之道。这才是我两位先师的心中愿啊！

我赵佗能够面对强敌，心中不乱，一举制胜对手，使敌人闻风丧胆？今天，为了名利，为了争功，我这是何苦呢？况且，任大哥见我从帅帐内怒气冲天而出，一定心中不安！众位将军们跟随我冲冲杀杀这么多年，我若由此执迷，他们必然发难！我们远离咸阳，岂不难为任大哥？况且，诏令已出，何人能更改？

赵佗在帐内徘徊着，思考着。过一两天，列位将军就要各奔东西，天各一方，何年何月才能相见，只有天知道。此时天色尚早，我何不告知任大哥，诸位将军在演艺厅再试兵器，作最后一别。

“副帅！秦皇陛下，是什么用意？我们决意为你上书，欲知现在卸磨杀驴，我们何苦当初愿为秦皇陛下拚死拚活效命呢？”张涛一改往常礼仪，径直走进赵佗的副帅帐房，大声说道。

“张将军，此事万万不可！有任统帅做南海尉，诸事可仰仗于他。如若上书，必然忤逆诏令，秦皇陛下岂可不怒？不可！不可！”

依我看，你与我能把龙川偌大的疆土治理好，能为任统帅脸上增光添彩，就是天大的幸事了。”赵佗示意张涛坐下，说道。

任嚣大步跨进帐房，走到赵佗跟前，两眼盯着赵佗，大声说道：“佗老弟、往开处想，我任嚣为人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一有机遇，作为南海郡之尉，我会向秦皇陛下进言的。龙川绝非常地，非汝不可，一有机遇，大哥是绝对不会忘掉情同手足的兄弟的！”

其实，当着副将张涛的面，任嚣只说出了一半。因为有些话绝不可说破，特别是那夜他与赵佗及诸将对酒赏月之时，他夜观乾象，东井之处，一星明亮耀眼，炽光奔涌，其处之下恰为龙川之地。当时，他执杯在手，心中甚喜，痛饮三杯。他以为自己眼花，故尔未言破此事，本想夜色分明时，再观察一次，以定真伪。恰恰这两天淫雨连绵，且把此事忘到一边。今秦皇陛下传诏。激起众怒，一时乱了方寸，只为赵佗在心中鸣不平。待众将官退出帅帐，他独自又想到了此事。他匆匆来安慰赵佗，他想，倘若如星象所示，龙川非赵佗不可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嘛！他话中向赵佗透出一种暗示，此机不可泄露。虽然任嚣与赵佗的故乡同为冀州，一个高乐，一个东垣，相距不过四百里之遥，即使如此，任嚣也不会把此事说出口的。这是任嚣目光远大，城府极深的原因所在。

任嚣的话刚刚说完，众将军一齐涌进赵佗帐房内。他们见任嚣在此，一将官越发怒道：“禀告统帅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让侍郎草拟了一书，明人不做暗事，统帅乃一军之主，请统帅过目，张将军，众人都署名画押了，独独少了您！”

“我署名画押！”张涛从赵佗的书案上抽起一笔，从将军手中拿过草拟的署名书，一挥而就，交于任嚣。他不满道：“请统帅过目吧，若无不妥，即刻快马驰往咸阳，呈秦皇陛下定夺！”

任嚣接过众将军的联名呈书，看了看说道：“列位将军，列位兄弟，作为一军之主，今天我可要给大家泼点凉水了！秦皇陛下